

不死的思念

丹·娅 著



金鳳凰 散文书系

它极其顽强地从光阴深处一点一点显影并浮凸，
它不能被现实抹去，
被意识藏匿，
被流行剥夺言语。
它以沉默的力度在说：
我不会消失，
我在这里依然存在。

金鳳凰

郭風題

散文書系

不死的思念

丹 姬

著

鹭江出版社
1998年·厦門

[闽]新登字 08 号

不死的思念

“金凤凰”散文书系

丹 娅 著

*

鹭江出版社出版发行

(厦门市莲花新村香莲里 15 号 出编:361009)

福州市宏昌印刷厂印刷

(福州市柳河路 85 号 邮编:350004)

开本 850×1168 1/32 10 印张 2 插页 202 千字

1998 年 4 月第 1 版

199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 7-80610-592-1

I·111 定价:16.00 元

如有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作者简介

丹 娅

福建人，1958年10月生，1983年毕业于厦门大学中文系并留系任教至今。著有《人生的花季》、《生命的流象》、《白城无故事》、《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史论》等文学作品及论著。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

总 序

章 武

冰心在《关于女人·后记》中曾说过：“世界若没有女人，这世界至少要失去十分之五的‘真’，十分之六的‘善’，十分之七的‘美’。”

我想，若借用她这句话来回顾本世纪福建文坛乃至中国文坛女性作家的创作风貌，似乎也相当贴切。

早在“五四”时期，冰心和庐隐便像两颗明亮的晨星，在中国新文学运动的苍空中冉冉升起。其后，多才多艺的林徽因，又一次让人们把目光投向东海之滨这块孕育女作家的摇篮福地。尽管庐隐英年早逝，尽管林徽因很快便把她的才情投向别的艺术领域，但“硕果仅存”的冰心却在她长达 70 多年的文学生涯中，始终以其博大的爱心温暖着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她的作品以及

闪耀其中的精神境界和人格力量，也始终如同潺潺的春水，滋润着家乡一代又一代晚辈女作家的心灵。

在经受过一场暴风雨的洗劫之后，福建这片受伤的土地如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在阳光的沐浴之中获得了新的生命。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福建的散文创作进入了一个相当活跃的时期。以至于曾被誉为“散文之乡”。与男性作家并肩共建乡间绿化工程的，便不乏女性作家的身影。先是陈慧瑛，次是唐敏，再后，便是著名诗人舒婷的加盟。她们的散文，成为全国七八十年代诸多散文选本所不可或缺的选题。

进入90年代，又有一批更年轻的女性作家为“散文之乡”增添了新的风景。她们以青年女性敏感细腻的情感方式和话语方式，真诚地袒露自己的内心世界并折射着社会、人生，激发人们对真善美的向往、追求与品味。而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她们一开始涉足散文创作领域，便各自体现出鲜明、独特、与众不同的艺术个性。作为福建省最年轻的文科教授丹娅，当她告别少女时代对人性善和生命美单纯的歌吟之后，很快便把笔触深入到了对个体生命存在的感悟与思忖，继而又深入到对群体生命，包括女性群体生命与地域群体生命存在的关注

与探寻，从此，她的文笔便多了几分从容睿智、深沉凝重，多了几分学者的儒雅风度。而从诗坛的红地毯步入散文芳草地的黄锦萍，她的步履显得轻松与自如，面对生活中的风风雨雨，她以一颗“平常心”待之，嘴角始终挂着一丝聪明而又快乐的微笑，她任凭亮丽的阳光洒满全身，却似乎不再撑开她那把杏黄色的小伞。同样取叠字双韵为笔名的北北和楚楚，俩人的语式、语感和语境却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北北是柔中寓刚，“在温婉里表现出一种‘棉里藏针’的深刻和力量”（刘登翰语），而楚楚是柔婉纤巧，犹如一座“精美绝伦的薄胎瓷瓶”（舒婷语）。北北直面人生，目光四射，对人间百态常有敏锐的观察和精微的细节描写，而评述种种社会现象时又不乏幽默与调侃，充满机警与智慧。楚楚在本质上是位诗人，她给人的印象似乎是生活在理想主义和唯美主义的梦境之中，她善于由画入诗，以诗为文，常常把当代意识巧妙地溶解在饱含禅机的东方古典情调之中。她所营造的似真似幻、扑朔迷离的意境，倾倒了许多男少女，她对语言极致美的刻意追求，也往往使一些须眉之士为之叹服。以上四位的年龄，均处在“而立”和“不惑”之间，但她们的作品，都是纯粹的艺术品，切

不可与市面上的所谓“小女人散文”等同视之。相对而言，郭碧良比她们稍长几岁，生活道路更为曲折，人生阅历也更为丰厚，她从小说创作转入散文创作，仍然坚持以人为核心，不管是对自己命运人生的感慨与思索，抑或是对社会众生命运的观察与关注，都充满更多的思辨色彩，有一种内敛的力度。

由北狄先生策划，鹭江出版社编辑出版的“金凤凰”丛书首辑，意在展示 90 年代闽海女性作家的散文实绩，我自然举双手拥护，并奉命写下这篇纯属印象式的文字，不周、不当之处在所难免，尚请诸位女士和读者见谅。我想，她们业已取得的成功，贵在不重复别人，今后更大的成功，还将有赖于不重复自己。鹭江出版社地处厦门经济特区，因此，这套丛书也必然是不受地域局限，坚持对外开放的丛书，祈祝天南海北更多的金凤凰来此一展她们的绚丽与辉煌！

一九九八年“三八节”
榕城，雨中，小柳村。

目 录

女 人 的 星

- 2 女人的星
10 缘起七九夏天
17 花事未了
22 飞渡云空
27 有爱同行
33 家
41 心念到永远
49 生命的流象

香 在 书 外

- 70 酒情
74 蝶意
78 戏画人生
87 鲤仙橄榄
91 鲤仙七饼
95 鲤仙扁食
100 光的话题

3

- 106 | 香在书外
112 | 美发三千
116 | 香港风情

等待水仙

- 136 | 等待水仙
142 | 另一双眼睛
146 | 送你一个中国月
150 | 月升潮生
158 | 只有中国是婆家
164 | 我远洋的女友
171 | 有朋自远方来

4

尘封的金箔

- 180 | 进京杂记
187 | 多情马路
196 | 尘封的金箔
203 | 一方水
210 | 女儿草
228 | 不死的思念
236 | 人生的花季
246 | 我们的情结
251 | 冰心玫瑰

5

童年风景

- | | |
|-----|----------|
| 256 | 童年风景 |
| 262 | 舅舅的大海 |
| 269 | 啁啾黄口 |
| 274 | 多多的诗意 |
| 277 | 多多的神话 |
| 286 | 多多的认识 |
| 295 | 一些感觉你有没有 |
| 308 | 后 记 |

星 的 人 女

女 人 的 星

不死的思念

女人的星

不
死
的
思
念

每次受不了跪倒了蒙脸哭泣的时候，就看见你在那儿，背景是一片高高高高的天空，群星闪烁，清澈得心颤。你微微地皱眉，僵硬地摇头，做出一副不堪忍受的模样。每次你做出这副表情，意思只有一个，就是把我当做可怜的女人看。女人呵，真可怜。那意思说。

我曾在离兴化府 200 多公里的丘陵地带中当过 3 个月的采茶女。春雾缭绕山罅石隙中，茶树蓬蓬。白日潜人岭间采茶，晚宿仙门涧边的尼姑庵。庵中尼姑已如黄鹤一去，守庵的倒是位带发吃荤的老妪。老妪静静地行动，终日无言，表情风度沉静如千年铁树。茶女们都说，不理她，只要她肯为大家做晚炊。大家采一天茶，向晚归庵，疲疲地转过岭尖，远远的便看见袅袅青烟犹如窈窕淑女在岭凹的暮霭中游走。及到了庵中，灶下出来个步履蹒跚的老妪，弯腰驼背慈眉善目，索索的为大家舀水盛饭，也是独一种享受。啃过熟木薯，喝过糙米粥，涮了锅碗，熄了灯火，长长长长的春夜无事，我便在茶女们的鼾声中陪老妪默坐。熟了，老妪便启开两片嚼茶末嚼出多皱而乌亮的嘴唇，慢慢说些让人毛骨悚然的话，连接一个又一个不安宁的夜。

我临离开岭中前夜，老妪郑重其事地说到了星星。

那夜老姬双眼在庵堂的幽暗中如两豆烛火，噙噙的灼在我如云泼洒的长发和刚刚饱满起来的白皙的胸脯上。我们默坐着呼吸，败叶的腐味和幽兰的清香，两种鲜明的气息交集在那低矮的黑瓦顶下。一个将垂垂老矣，一个正嫩笋破土。一方是无奈的毁灭，一方是卑鄙的快感。我的身体被老姬欣赏和妒恨的眼光炙烫得颤栗而又熨贴无比。人的本性原可以在对比中产生如此的惨酷无情，事实让我们厮守在一起却充满敌视，我本能地敛神屏息。终于老姬一声悠悠长叹，懈了我浑身紧张。但见老姬原是极平和地团坐堂中，静静遥望山门外无法看清的恢宏无边的丘陵。

那是个真正暮春的夜，浓雾郁积如雨，一团团朦胧翻卷过去，飘飘洒洒，润物无声。有山风过路，刮开一条间隙，便依稀看到远远的岭豁口，显出一块晴空，几粒星辰别别的跳。老姬缓缓说起她少时在岭南老家拾满山遍野的蛇果。她的太祖婆肯定说她能拾到成千上万的女人望眼欲穿而无法拾到的夜明珠。因为她娘亲在谷场上生产她的时候亲眼看到一粒比织女星还亮的星辰在往东南去的天河岔口出现。这种机会也许一辈子只有一次。大多数女人一辈子踏破青山亦无处寻觅。

我立刻便看见红袄绿裤的女孩儿活灵灵地在深不可测的黑色峻岭间逡巡不已。

“过了十八生日的那年春头，我在去祖坟的那条平道边的蛇果蒺藜里和他幽会。有东西硌得我左胸口疼。伸手往他长褂怀里一掏，掏出两个做佛事用的金钹。他是个走村串店给人做功德的斋公师傅。做这行当的师傅要貌好嗓门好脑子活络人机灵才行，还要有很高的道行

很严的戒律才行。

“他抢过金钗往蛇果蒺藜里一扔，把我往他怀里塞。那阵我抬眼瞧他，看到我太祖婆说的星辰，带道刺目的青光，落在他的光额头上，转呵转呵转呵……”

“后来，后来他的下身被打烂了。我在出嫁的那夜逃到这块地面来。一晃我也快到 he 那里去了。竟想不清这事情做在好久以前的呐。

“星么？没有了。夜明珠好人珠，没有了。一辈子就那么一回，没有了，没有。”

老姬忽地抬脸向我，冲动的口气如黑色的泥浆直扑向我。“那夜晚，我又看见它了，太祖婆说的那粒星辰。就在我上岭的那天夜里。我知道这是哪位缘分中的人的星了。那就是你，女孩儿家，不会错，那就是你，它会在你身上应验……应验……”

“不，不会的，”我在黑色泥浆里拼命挣扎。“蒙不了我，我知道天文的。在地球上肉眼看星，比织女还要亮的星寥寥无几。没有你说的那颗星。除非它是颗新星，接着就成为黑洞……”

老姬“嘿嘿嘿”冷笑，我即刻噤然。“你哪里知道，”老姬极凝重道：“那是星象上没有的，那是女儿家心上的星。”

“你过来”，老姬说着双手搭上我的双肩，隔着一层线衣，那双瘦骨棱棱的手兴奋得嗦嗦发抖。“不是你，我这话不会说。每个女人一出世，她命定的星便已出现。女人注定此生倍受此劫困扰，是做女人大苦大乐的渊薮。是女人就迟早跑不了。你正当年华，美丽，青春，正撩动你的星辰，是灾星？福星？克星？旺星？属

你的只有一样。”老姬的双手紧紧抓住我的肩头狠命往下按：“跪下吧跪下吧，向你的星辰祷告吧，你将得你所该得……”我觉得我的双脚开始陷进泥浆，黑色而细腻的泥浆擦过我的肌肤往上漫去，黑色的水泡像老姬魔术般的话语叽哩咕嘟掠过我的周身往上升去，倏然萌发的女人意识使它们迷惑我使我多么喜欢。我的双膝情不自禁地朝黑色的下方跪去，在跪下去的同时，一个“女”字闪电般穿裂我的头颅：上帝呀，当女字一产生，她就是跪着跋涉人生的。在黑色的泥潭里跪着寻觅夜明珠寻觅属于自己的星星。

1982年冬天，为帮一个朋友征集素材，我到黑龙江中游的一个货运铁路班房里小住兼旬。那一带景致绝佳，龙江清澈如镜，蜿蜒紫山黛壁间。外人料不到那地方出产乌金，就是黑煤。那里出产的黑煤自古供应了黑龙江流域的居民厂坊用度。在没有铁路的时候，运煤大约靠的是肩挑手推。修了铁路后，就有一名寡妇守站，是专职的扳道妇。除了火车进站出站，空余的时候寡妇便极造风流韵事。流传的话不很好听，说寡妇扳房的门对男人亦如道闸对火车，可开可关可调节，处理得很科学很得当，决不碰车。因为有矿上站上游汉子们护着，寡妇守班房的位置便二十年如一日，稳如磐石。

这么个风流寡妇做我房东，不由我不战兢兢，克尽小心。晚息早起，总谨慎门户，睡被窝里还用耳机充盈耳朵，不闻隔墙可疑事，只听古今中外小夜曲。

数日之后，因为平安无事也因为与寡妇有些交道，心中的防备稍懈，好奇心便渐起。夜晚两眼洞睁了黥顶

棚，耳朵也灵灵地打探野地。一捱三更天，那边寡妇便开门出去。大着胆蹑手蹑脚跑近门缝往外看。但见外头旷山俱寂，寒风凄厉，星光哆嗦间寡妇扭着丰韵犹存的背影，蹭着粗砺的砂砾地往坡下的铁路去。自我住进来始，不漏一夜，且极准时。此时绝无火车进站，相好大约也不必在铁路上挨冻，是习惯使然？梦游使然？想着便惊出一身冷汗，忙开了门悄悄跟住寡妇后头走。那寡妇果然一副梦中悠闲而若有所思的状态，忽而脚步匆匆，忽而又停下，干脆抱了头蹲下。四周山音簌簌作响，细听还可以分辨出龙江永远的水流在泼泼地动。寡妇会摔下断崖，会被万一发来的火车压死，正这么想，寡妇就转身向我，反把我吓得差点背过气去。寡妇走近我，一直近到我能感到她呵出的热气。“你怎么了？”说着要用她瘦瘦的手来摸我脸蛋，我忙后退，以手托胸，叫我的妈哟。

寡妇美得出奇的大眼看我，明白似地感叹：“你以为我去寻死？”我摇摇头。她猛地一击巴掌：“你以为我鬼牵魂了？”我苦笑笑。她再细细看我，说：“你的心真好。”

自那夜后，我对寡妇愈发兴趣，寡妇对我亦极尽殷勤。夜里她仍三更出外，只是我不再窥探。到我办完事离开小站，寡妇帮我提了包袱在坡下等搭便车出山。铁路长长长长的沿崖下龙江来，又去。寡妇问我还有什么事。我说没事不过行的话倒请她说说夜夜到铁路上去做什么，好纳闷的。寡妇垂了会头，抬脸时眼睛极灿烂地一闪，风骚地笑：

“等人呗。”